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建康集卷二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尹

謄錄監生臣李傳燮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建康集　　別集類三宋

提要

臣等謹案建康集八卷宋葉夢得撰夢得有春秋傳已著録陳振孫書録解題載夢得總集一百卷審是編八卷今俱不傳又載建康集十卷乃紹興八年再鎮建康時所著此本八卷與振孫所記不合書末有其孫輅題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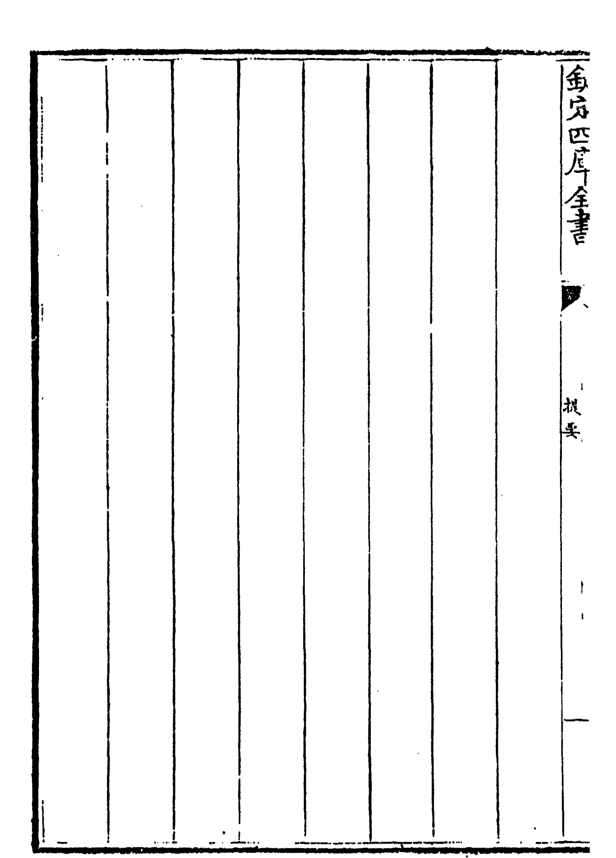
亦云八卷其為書録解題屢經傳寫誤以八卷為十卷抑或舊本殘缺亡其二卷後人追改輅跋以僞稱完帙則均不可考矣夢得為蔡京門客章惇姻家當過江以後公論大明不敢復嘘紹述之焰而所著詩話尚尊熙寧而抑元祐往往於言外見之方回瀛奎律髓於其送嚴壻北使一詩論之頗詳然夢得本晁氏之甥猶及見張耒諸人耳濡目染終有

典型故文章高雅猶存北宋之遺風南渡以後與陳與義可以肩隨尤揚范陸諸人皆莫能及固未可以其紹聖餘黨遂掩其詞藻也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建康集卷一

宋　葉夢得　撰

詩一

赴鎮建康過京口呈劉季高

客路重經黄鵠前故人仍得暫留連長槍大劒笑安用白髪蒼顔空自憐照野已驚横雉堞蔽江行見下樓船灞陵醉尉無人識漫對雲峯説舊年時季髙在新城上月覩

將至建康將佐出迓

遥憐部曲遠相迎猶記當年驃騎營莫作揚州貴人看箭聲聊聽餓鴟鳴

再至建康

老罷那知力已疲君恩誤遣出車詩金湯自𦐂中原地熊虎空高大將旗江海百神朝魏闕風雲千里護彤墀白頭再啟征西將深媿甘棠咏去思推轂何堪付老儒腰間仍佩玉麟符千門萬户朝天闕二水三山非故廬談笑定誰能却敵衰慵真自笑非夫

淮南金鼓連滄海為趣嫖姚速獻俘

府中即事

稍喜欃槍欲漸清離宮雙闕照層城不驚巷陌銅駝没自愧兒童竹馬迎衰謝豈堪仍簿領病慵久已廢杯行三山不動潮頭過洶洶江流自不平

行吟坐笑往來頻俯仰之間迹已陳可是猶思建鄴水却應喜近洛陽塵十年偏閱三行闕（余自維揚臨安及今凡三至駐蹕之地）四海奔馳一老臣未有夷吾在江左柴車空換兩朱

輪

送模歸卞山并示僧宗義為余守西巖者三首

自我離山間忽已兩改月饑人不忘食未坐先已說家僮挾書至驚起慰愁絶推尋到雞犬問訊窮曲折此生豈多為一壑萬慮滅可能復大錯更鑄八州鐵江東領八州汝歸馬蹄輕初不恨觸熱殷勤報松竹吾豈成久别端居探幽奇自謂略已徧昨登西山巔雄絶昔未見溪湖莽吞吐雲物紛百變乃知十年間尚或遺勝踐巢成

輙棄去我豈秋社燕築南山絶頂亭亭基垂成而來為吾課童僕開闢
盡二面莫言羊腸險徑小煩屢轉杖藜不用扶吾脚猶
爾健
生長在山間從翁守蓬户人言膏粱子粗免汚紈袴官
居無多戀暫止復遽去家法恐未傳此心良已素義禪
晚從我似識此間趣西巖鬱嶔岑久斷俗子路聊持山
中節為我主留務封陲際湖海雲月皆所部
建康舊俗貴重九上巳諸曹皆休務祀神登北

山叅議馬君獨不出攜詩相過因言石林之
勝次其韻
倦飛歸鳥正思還叩户聊分半日閒勝事漫同談栗里
佳時休笑負龍山簿書已老無餘力香火朝真有舊班
他日尚期能過我試窮千嶂共追攀
去歲以九日期賀子忱徐惇濟祝子權為松竹
臺之會作寒字韻詩唱酬數次今歲郡齋獨
坐慨然有懷復用前韻寄惇濟子權時皆在

湖州

地近中原怯早寒一杯何處復追歡同尋澗壑開誰共强逐風塵老自難歸夢孰知元有約故情應得舊相看閑關且示維摩病圖畫他年付瓦官（世傳顧凱之畫維摩像皆此間瓦官寺本也）

郡齋望蔣山

十年在空山未覺與世殊再來撫城郭始悟非吾廬豈不有華屋旌旗拱上都峩冠坐清旦百里前走趨而我

麋鹿姿悵然若囚拘忽看北山岑突兀當坐隅歡言顧之笑便欲凌崎嶇似我槿籬間層巒儼相扶遥瞻不得往起步空長吁少年四方志顧盻略九區衰慵一如此畢願終田閭拙艱固應爾豈但悲老夫

自和

生涯一茅屋物役忘萬殊再為東諸侯作軍蒐被廬追尋念往迹六鷁慙宋都余以請官祠去官浩歌記土風誰能和且趨自笑良已隘真成橛株拘聊云效知止未敢傷廉

隅茲山閲人多龍蟠委崎嶇寄我千里目筇枝尚堪扶
但愁見中原驚心愴嗟吁何由返我室小徑遵芋區未
用懐遠遊蒼茫賦三閭明當秣我馬解組戒僕夫

西齋初成闢中舊有太湖石數十枚因壘之庭
下

萬壑千巖不易求壺中聊寄小瀛洲稍看硉兀雲峯出
便有檀欒桂樹幽絶境自知難遽忘奇蹤争怪獨能留
山翁已老猶兒戲漫擬伸眉一散愁

與晁激仲夜話

外家文采到諸郎廪廪詞鋒未可當伴我何辭共戎馬憐君聊欲濯糟漿激仲以池州酒正從余辟殘年落寞風塵際永夜從容銀燭光秪恐扁舟吾欲去病慵無意薄淮陽

次韻答激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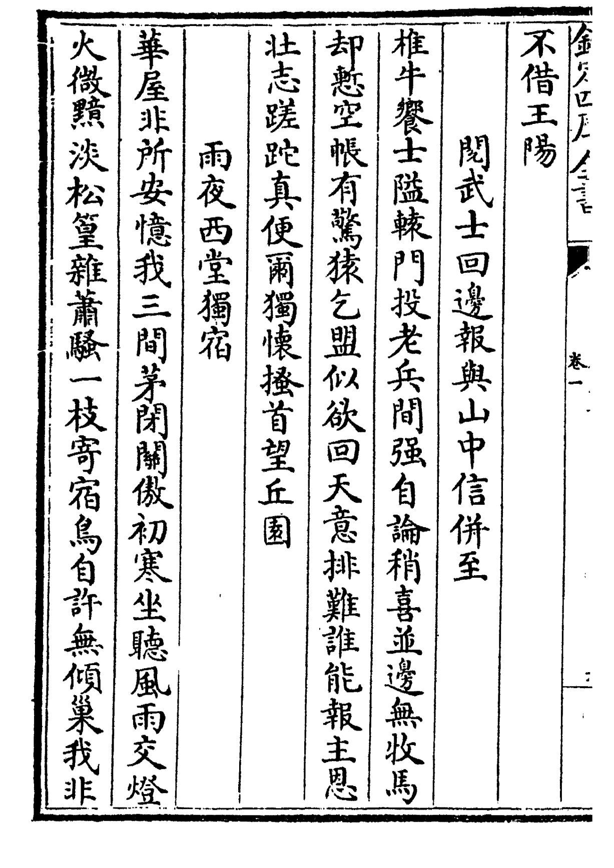
牛渚誰逢臨汝郎參軍暫肯佐戎行世緣不擬營三窟人事那求饋五漿春近嶺梅橫素戀夜寒霜月落飛光十年情話何由盡邑邑傷心嘆渭陽

再答

生涯久許捕魚郎鳧鴈相追不亂行但遣陶廬有松徑不辭楚酒醉椒漿交情老柏寒方見妙語靈珠夜有光回首漸知歸路好已看梅柳動初陽

又答

家聲合繼紫微郎鼂氏自文元文莊皆常歷知制誥至以道復為中書舍人不獨詩同沈鮑行晚歲清談淹幕府中原喜氣望壺漿頗聞時論憐衰朽空愧君恩負寵光肯許輞川期後約彈冠知



不借王陽

閲武士回邊報與山中信併至

椎牛饗士隘輮門投老兵間强自論稍喜並邊無收馬却懃空帳有驚猿乞盟似欲回天意排難誰能報主恩壯志蹉跎真便爾獨懐搔首望丘園

雨夜西堂獨宿

華屋非所安憶我三間茅閉關傲初寒坐聽風雨交燈火微黯淡松篁雜蕭騷一枝寄宿烏自許無傾巢我非

乘桴翁詎敢辭縶匏揭來亦何事大士從僧包忽聞報嚴更鼓鐘亂鉦鐃慨然念故棲此地寧久拋君知芥舟微但可浮杯坳去矣無更疑作詩聊自嘲

雨夜與模論中原旦起模與徐惇濟游清凉覩形勢嘉其有志因以勉之

千年石頭城突兀真虎踞蒼茫刼火餘尚復留故處大江轉洪濤騰踏不可御空城寂寞潮日暮獨東去登臨欲弔古俯視極千慮吾兒勇過我蓐食穿沮洳謂言撫

中原未暇論割據功名亦何人我老聊自恕他年報國心或可借前箸無為笑頹然已飽安用飫

連日邊報稍稀西齋默坐至夜分

鼓角遥聞出塞聲邉風吹鴈過髙城疆陲無復戊已尉盜賊猶憐壬午兵歲晚胡牀閑深閣夜長刁斗聽連營便須從此傳烽息要及春農論勸耕

獨坐不得眠讀舊書

青燈相對久無眠擁毳無人伴夜閑閉户便能忘屐迹

炷香時自續爐煙辭家屈指驚三月撫事關心愴十年
漫展殘書亦安用可能猶欲絶韋編

懐西山

西山十畝强高下畧不齊嵌空抱奇秀上有淩雲梯小
屋八九間茅簷敢辭低所欣面勢好老稚通扶攜客竹
轉脩徑老松故成蹊仲冬景氣肅碧草猶萋萋仰視天
宇大四觀渺回溪徐行信足力未畏成顛躋用意各有
適孰云無町畦平生幾濡首末路多噬臍不作巢幕燕

肯從髑髏羝胡為濫麾鉞坐聽鳴鼓聾外物委蟲臂全生思馬蹄可能三徑草歸路老更迷

杜堅大夫作南窓求詩為賦

意得不顧多心閒本長虛超然適有契天地良有餘頗念彭澤老所懷常晏如南窗僅幾何盤薄萬古初束帶悟已往世紛便能踈懸知千載情共有三間廬杜子老不遇買田賦歸歟西山鬱攢空江水繞故墟衡門閉松菊亦有琴與書邂逅一杯酒安知我非渠

送光上人還湖南光丞相吴元忠之母弟舊名

惇字元常以進士入官已而棄家祝髮云

棄家忽若遺四海吴元常軒冕安足輕妻孥等毫芒古來惟仁者有勇故莫當棖也自多慾此心焉得剛相君抱壯烈慷慨志亦儐徒悲蕭長倩屢折終堂堂子居真俗間袖手每在傍十載復相見掛帆上瀟湘

山間每歲正月望後梅花盛開多與客飲花下今年郡廨獨坐十四夜張暘叔晁激仲相過

共話宣和間事慨然歸不能寐因以寫懐

山頭野梅白玉花月明弄影紛横斜青天無雲萬峯立下有十畝幽人家年年春歸不暇省但掃雪徑尋寒葩老夫已忘少年事燈火豈念更繁華一杯起步徧空谷破屋歸卧瞰朝霞陪都復来亦何有凛凛殺氣浮高牙重關深鎖夜漏永忽記昨夢翻長嗟景龍門前一月會金盌賜酒餘雄誇神州陸沉近歸我漢節方議通胡沙天翻地覆那得料忍復更聽漁陽撾

次韻馬參議同游蔣山

華屋驚隨刼火飛江山空自繞邦圻靈蹤可便超千載妙解誰從寄一微著屐尚堪窮碧落據牀聊伴俯清輝追尋會識關心處未怪衰翁苦憶歸

再次韻

頹垣敗屋落花飛草草春光亦故圻但愛野塘輸淥净不知風景轉清微帳空尚憶猿驚曉基廢猶傳鳳覽輝女几自無平賊意坐來休笑久忘歸

三次韻

荒林寂寂鳥飛飛舊事那容數一圻山色自憐雲泱莽暮寒猶作雨霏微談餘故喜舌仍在境勝端知玉有輝問取塔中黄面老此身何處是真歸

四次韻

雨歇殘雲瞑不飛亂紅猶欲點春圻將陵路絶人誰到蕭寺庭荒迹已微偃蹇松篁空自老參差觀閣舊相輝令威等是千年客想有遼東獨鶴歸

偶至劉少師園二首

葉底黃鸝一再鳴故知久住識人情習家池館元無禁應笑山公自懶行

老木參天拱十圍何妨桃李間相依却憐韓令功如許不為山丹少霽威

蔡子因相過留踰月

解作江山一月留仲文儒雅更風流欲知爵躍心能喜正愛蟬連語不休築室君方論並舍子因約同居霅上歸山我

已辦扁舟交親四海今餘幾萬事傷心付白頭

次韻再答子因

人事紛紛去不留客心空感大江流已拚瓠落真何用那得鐘鳴尚不休鄰里朱陳無別社江山李郭有同舟若為便覓苕溪路六月明珠剥芡頭

蔡子因前韻留别再答二首

早時物望冠陳留（蔡氏自言出陳留蔡謨後）晚悟禪心更不流安用前身真阮籍（頃有方士言子因為阮籍後身）久知此道得孫休千年會

有歸來鶴萬事元同不繫舟邂逅一菴隨地有不妨衲被對蒙頭

已議營屯列上留稍欣羣盜障横流三時舊業終應在萬里長征亦少休和策但令均挾纊壯圖何用輒焚舟東都自是興王地虎踞寧須問石頭

劉太保招撫淮北劉馬軍屢奏捷

先聲已起故將軍卧治何勞病使君冠帶豈能忘舊俗山河亦自惡妖氛羽書奏捷無留敵輿地論封有策勲

橫槊賦詩非我事車書會復見斯文

題子因雙鳩百葉桃畫

百葉緗桃照眼明繁枝似見雨新晴故知睡足聊相並不作林間逐婦聲

徐惇立罷吏部郎官出守天台待次卞山舊居因寄

嵇康不作絕交書出處蕭然兩裕如錦帳不妨游省户草堂還得賦郊居傾崖濺水青雲上夾道輕陰落絮餘

肯記舊游聊待我未須催駕赤城車

陳子髙移官浙東戲寄

幕府陳琳老官身戀故溪觧談孫破虜那厭庾征西未擬煩刀筆聊應謝鼓鞞登臨如得句小字與親題

戲示幕客

不用黄金更築臺一時傾盖盡奇材闗中豈是穰侯物須怕諸侯客子来

章幾道將歸小飲懐謝城父

中年甚畏別交親况復雲山舊結鄰澗谷何時同笑語
干戈已老更風塵少留對榻聊分坐多病持杯漫幾巡
賈傅長沙知健否洞庭波浪渺無津

聞邊報示諸將

揷羽驚傳赤白囊邊塵動地尚跳梁頗聞廟算無遺策
但遣封人謹豫防送死定知天悔禍追奔寧使汝爭彊
將軍剩有封侯印盡掃無令一鏃亡

敵兵復過河王師出討

羽檄初徵天下兵誤懟一陣守王城秦兵出嶺終何得
漢將征遼會掃平便遣幽燕驅號令久憐河洛起攙槍
書生豈解論幾事不信平凉有刼盟始議講和余數言其不然

遣晁公昂按行瀕江營壘

他日傳烽望夕煙重来老更負戎旃我言固自平平耳
王事那辭數數然轉餉未應勞木馬摧鋒猶或要戈船
天威本自無多殺萬一征和屬此年

聞敵兵將過淮再遣晁公昂覘師

單于屢慣騁長驅未省新軍有被廬時張韓兩軍治師甚肅士極賈勇快飲勿辭金鑿落先聲須破鐵浮圖敵將下親兵皆精練號鐵浮圖官爾自疲千里趣敵遣師往來國中號趣官日行數百里飛將吾寧較一夫試向八公山上望當關何用守濡須壽陽為江淮襟喉曹操先得之故軍每至濡須東晉能保有故謝玄有淝水之捷云

登南城

大江南渡是長干北望清淮歲已寒廢壘至今閒鶴唳蒼山從古自龍蟠髩毛白盡空看鏡髀肉銷來尚據鞍

折箠不能答勍敵遺規猶有漢衣冠

與陳子高夜話

鼓角開東道山川壯別京病慵憐竊食幽憤敢論兵廢簡鉛黃暗馳囊赤白驚蓑衣聊自喜時見魯諸生

送馬參議觀國從辟劉太保

伏波老自厭壺頭壯志諸孫凜未休稍喜烽烟從絶塞即聞貔虎靜中州先聲早已傳推轂碩畫聊煩佐運籌好去劉公書一紙無忘老子上南樓

次韻馬參議留别

戎車百輛去難攀秣馬前驅矢石間析木舊津吞朔易神都新令慴完顔傳聲已報連三捷觸熱那辭冒百艱束縛會看擒頡利灰釘何待執戎蠻清談一笑時能共妙語千篇未可删緩帶且從黄閣卷峩冠行奉紫宸班分攜生歎虚懸榻老病懐歸祗故山他日小舟能過我萬峯深處有柴關

寄潭州謝城父

南國波濤已過春稍清羣盜剪荊榛孰知賈傅傾多士但說番君得遠民痛飲千鍾應可强傳書一紙未能頻臺評袖裏猶多在莫枉汀洲詠白蘋

久不飲酒廚人獻白醪却之

老大無堪百不能年來但可飲三升齋廚何用須佳釀莫遣征南誤見稱

立秋二首

江上西風萬里秋際空高浪洶回流他時礜賊真非策

此日摧鋒盡有謀天險漫能憑故國陸沉端復恨神州將軍競綰封侯印誰為吾君更解憂

蕭關隴水隅天區壯士何人肯執殳一日頓傳三節度是日聞陝西三帥並建節十年空闞五單于坐談激烈心猶在疲俗彫殘喘未蘇安得倉箱盈百萬少令天下足軍儲

秋高申戒諸屯示幕府

草枯馬健已高秋堂上應須早伐謀傳箭猶聞聚蜂蠆控弦那得犯貔貅書生自昔工磨盾壯士于今勇挾輈

快使營平歸印綬貂蟬敢望出兠鍪

寄順昌劉節使

四海烽烟久未平遥聞苦戰有奇兵妖氛盡掃人誰敵捷奏初傳我亦驚授鉞已欣傳帝澤揮戈終見静王城軒臺固有英靈在更遣將軍得令名

二月六日敵兵犯歷陽方出師客自吴江来有寄聲道湖山之適趣其歸者慨然寫懷

松江浪静如鏡平菰蒲長春秋水生晴沙回鴈久未到

坐想白鷗憎眼明五年辜負釣船約故人疑我真逃盟
豈知塵纓不易濯正想滄浪之水清朝来鐵馬暗江北
中流疊鼓雲濤傾樓船十萬下采石旗纛滅没天戈横
書生事業今乃爾授鉞孰敢辭專征豈無傳檄走飛騎
漫復長嘯登高城文思天子民父母大度未忍鏖奇兵
澶淵一矢安五世明日儻或傳諸營

淮西軍連日告捷喜成口號二首

一戰聊麾十萬師西来捷報走黄旗六飊壯騎終須去

九虎將軍亦謾為（敵將龍虎輔國等將軍皆其用事尊官）面内疲民元不改（柘皋之捷驅虜吾民盡復得之）從中勝算自無遺（自敵兵過淮凡指授諸將盡從中出）臨軒想見天顔喜百辟歡聲動玉墀

虵豕何知鬬近坰且欣鏖戰掃欃槍寄聲急走破羌帖歸路還經送客亭多難兵間頭更白（事見光武）放懷物外眼終青花殘不負巖邉約更看前梵老上庭（老上龍庭匈奴地名）

為山亭後有小池叢石間得石螭因以斛汲水導注之

微流自作小潺湲底處奔崖落迸泉驟喜忽聞飛雨過
却疑驚起老龍眠憑軒但遣時醒耳裂岸何須去拍天
索寞歸心誰與寄家山不到已三年

為山亭移植冬青等近遂成陰

一寸蒼根手自鉏年来繞屋亦扶踈客来但愛清陰好
不見幽人澗下居

小飲示幕府

邉書日夜急王旅方徂征我非劉越石長嘯徒登城緬

想豻與虎行當築鯢鯨傳車日邉来風雷走天聲連日中遣奄人齎金帛犒師者經過黄旗三面至捷奏紛紛横天塹限南北長江正東傾諸君亦良苦唾口争請纓誰云凌煙閣自昔無書生巵酒安足辭勉當建雄名李賀詩請君試上凌煙閣若箇書生萬户侯

建康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建康集卷二

宋　葉夢得　撰

詩二

徐惇濟書報嘗過余石林

繞澗新添數百竿故人書為報平安似聞謖謖山風響正想陰陰夏簟寒老大不能窮蠹簡歸来便擬掛塵冠一杯且覔林間約莫枉山王廢舊歡

夜聽莫撫幹彈琴流水操

故山不在眼遠想流水聲佳人南風手起我澗谷情十載厭聲鼓覓塵亂鳴鉦蕭然洗病耳為鼓一再行度險微斷續奔前忽琮琤淒風拉遠響薄月當微明亂石拱高下回環亦峥嵘吾歸正自爾猛士方西征年少勇過我敵愾衛王城請更落雁操山水音正清

送沈傅曜

卞峯摩青空東望烏氏墩豈忘宿舂糧終媿一款門邂逅此相過傾懐得徐論人言解牛刀要使治劇煩未悟

清廟器朱紘列罍尊我衰百慮息但念三畝園王師肅
西征萬馬先雲屯何力償賜履緬懸羨歸軒寄聲舴艋
舟想見浮鴈村清冷尚可釣無使雪水渾

八月二十日

漸覺凉風入軒窓亦自幽漫能持麈尾終憶釣槎頭故
我從添老愁予不為秋新醅知熟未衰謝茗為酬

偶書為山亭五首

為山亭下小巑岏只欠蕭蕭竹數竿但遣飛流時漱玉

且將歸思為翁寛

檄風似與洗庭除石枕蠻藤不負余八尺方牀聊已足

可須仍要讀殘書

僚吏相哀白事稀抱琴時自弄清徽何妨共倒樽中渌

不怕鳴騶問道歸

消息初聞頻水清柬君更復過蒙城應須鄂渚兵同入

敵壘聊煩盡剗平

使節交馳數路分頗知旰食念前軍疾須圖上金城策

一見真堪勝百聞

次韻程伯禹贈宗室趙朝請

人物相望不並時使君冰鑑有真知未論理窟傾三語只鬬詩壇自一奇擾擾干戈猶戰伐紛紛簿領更喧卑應須便作髙軒過好德何人佐我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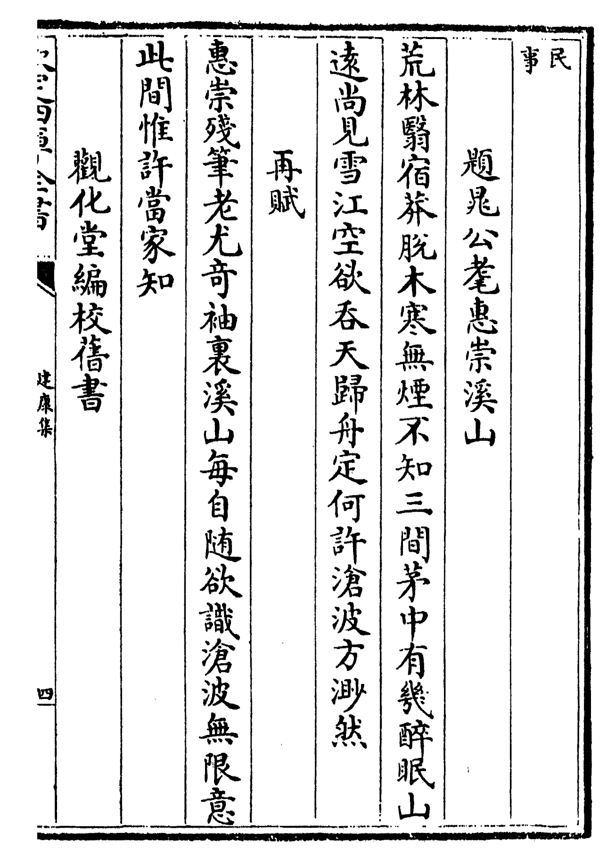
次韻程伯禹用時字韻見寄二首

衰病侵尋豈故時暮年懷抱祇公知彊論出處初無意底有文章更好奇王氣山川元自壯歸心茅竹敢嫌卑

中原趣下王正歴盡使遺民復漢儀
漢道中興此一時虜亡不臘爾何知地中鳴角無多怪
堂上論兵固有奇夢櫟那求梁棟遠槍榆正羨羽翰卑
淮陽汲直猶高卧顧看簫韶集鳳儀

送表弟晁公耄淞海師幕

巖邑相望數寄聲十年湖海最關情談鋒尚憶傾甥舅
鬢雪何堪數弟兄飽讀父書聊自足深知民事却須評
揚旗且逐樓船下萬里波濤本不驚公耄說之子罷遂昌令頗能言浙東



民事

題晁公耄惠崇溪山

荒林翳宿莽脫木寒無煙不知三間茅中有幾醉眠山

遠尚見雪江空欲吞天歸舟定何許滄波方渺然

再賦

惠崇殘筆老尤奇袖裏溪山每自隨欲識滄波無限意

此間惟許當家知

觀化堂編校舊書

赫日真能永微風亦自凉故應便北户何敢厭東牆汲水聊為戲繙書却未忙平生閑與懶併覺味無長

翰墨他生業山林晚歲心那知身已老但覺意增深捉麈誰能話扶笻可細尋晚来庭鵲喜似恐有歸音

憶朱氏西澗

澗下流泉澗上松清陰盡處有層峯應知六月氷壺外未許人間得暫逢

憶向中流置竹牀萬錢無處買清凉只今路斷無来客

自撥新芻醉幾場

雨後爲山亭獨卧

過雨虛簷氣稍清卧聞刁斗起連營幾看薄月當軒過驚見陰蟲繞砌鳴洶洶南江浮靜夜寥寥北斗掛高城白頭心事令如許慙愧兒童話請纓

七夕

七夕仍殘暑三年記此宵傍簷依嶺月欹枕聽江潮大何妨拙槎迴未覺遥何須論乞巧河漢望星橋

送王陞歸知果州

何處西南是果州黃柑殊勝木奴洲使君自喜鄉閭近
騷客仍憐井邑幽盜賊燕秦猶未息山川楚越已先秋
原頭兵馬令多少更與將軍論木牛

祈雨

老農酣歌望捫腹旱魃何為敢予毒九淵再拜欵神龍
仰望但見屯雲蔟天公愛民亦自惜我愧無功神弗福
顧看一洗注天瓢未須震暴如車軸

今年淮西虜邊騎王師盡掃無餘類武王伐紂報豐年
今者驕陽豈天意東求三茅西釆石塔中至人肯徒視
明朝掣電駭翻盆婦子猶能飽遺滯

再任後遣模歸按視石林四首

巖石三年别君恩未許歸從誰尋草徑為我款荆扉舊
繞山千疊新添竹一圍故人如見問端欲掛朝衣
白髮萱堂上孩兒更共懐弄孫那得見將母竟難諧已
絶功名望猶疑出處乖此心終未穩何處復安排

插架環千軸傳家有舊書展舒懃几案凉曝闕庭除破屋防懸溜殘編足蠧魚好須重檢校扄鎻莫令疎

細路穿南嶺新松幾許長毋庸馳馬足秪擬轉羊腸便作高亭好初非亂石妨雨溪渾在眼似欲見帆檣

祈雨未應復請於茅山采石庶幾得遂之

苗當七八月之間甘膏不濡何太慳飛塵蓬勃晝欲暝坐視雲物占羣山五日一風十日雨天方勤民輔明主作書未敢訟風伯寄謝羣龍少勞苦

羣龍分馳不難輿（俗謂五月二十日以後為分龍日）噴薄雲霧隨飛騰
中田勿憂疱兆圻倏忽便看溝塍盈老農何功報神力
但趣官租飽軍食中原軍儲自足供爾土明年更開闢

余每歲病肺往往坐達旦去冬以来偶不作遂
得安眠

衰殘每苦病相纏粗喜今年勝去年未說清樽酬爛醉
且欣高枕得安眠風塵不報邊烽入聖澤頻聞好語傳（時詔書屢下存撫江北流人）可是淮陽真卧治滿囊空費大農錢

聞莫尚書周侍郎已自鄂州過江入漢上

再見邊書欲請平將軍無事罷屯營傳軍已割淮壖地牙帳仍收鄂渚兵勝日身猶堪策杖衰年耳自厭鳴鉦角巾初了東歸約安用區區峴首名

東園草堂新成二首

官舍如何有草堂野人熟處是難忘池開月映千山迥檻静風生六月凉幽徑也從穿别圃小舟還似過横塘深知幕府文書省盡付甘眠亦未妨

窓覆荒茅已數重中閒别户更相容苦無公事妨人樂多有清閒借客慵南浦潮平分縢水堂前池與河水通北山路近得青松近栽北山松百本恠翁歸意何能緩新築高臺見卧龍園中舊不見山因積土作臺遂見蔣山

三月八日草堂獨坐

四年身不到吾廬底處仍堪話左符閑閤漫憐公事少投簪敢説宦情無軍聲早已吞窮塞使節何時反舊都故作茅堂閒水檻要知心自在江湖

徐惇立相過

茅齋一曲傍寒灣避逅終年伴我閒契濶易驚成歲月追尋空復望江山暫留客枕聽疎雨時久旱方得雨遥想吾廬掩舊關落寞歸心誰與話坐談聊為起衰顔

同惇立游蔣山謁寶公塔王荆公墓晚過草堂寺周顒故宅也

我居在城府再至俄二年豈無山水心可奈簿領纏今晨偶乘興適此賔從賢零雨洗驕陽谷中聽流泉憑高

快遠覽正見江浮天至人本無心與我常周旋誰云喚不譍汝意自不虔余自到鎮每雨暘祈寶公塔未嘗不應麥隴稍已滋横水漲微漣佳城倚華表拱木埋貂蟬暮過草堂寺借榻聊暫眠不復聞怨鶴茅簷但連延歸路踐落日羣峯鬱相先回風送遠響墟里生晚煙吾廬悵何許東望良慨然

明日復游石頭城清凉寺再用前韻

大江洶西来故國今幾年我衰倦登臨坐愧僕行纏忽

鷲山陰集邂逅來羣賢俛仰弔前古高談注淵泉千巖過宿雨餘潤滋麥天頳顏翳崖壁過午不得旋佛像再經始時兵火後寺盡毁郡人再興佛殿此邦心亦慶稍欣臺殿新廢沿依淪漣坐懷馬化龍僅作蜋捕蟬相傾走掣電詎暇安枕眠六飛暫東廵恨爾不少延單于久凋殘屈己令我先衰憊秉一障無功記凌煙乞身自玆始此計君儻然

又明日復同惇立總領吴德素運使章思台過

天禧寺登雨花臺再用前韻

言經朱雀桁復度白雞年去歲辛酉謝公不可見廢壘蔓草纏三日瞰坰牧所懐多昔賢陂陀北城墩城北有謝公墩誰可作九泉石頭控崢嶸目盡西南天定都記孔明赤壁方凱旋孫權定都孔明初勸之惟初鼎足計用意良已虔更作長干行秦淮亂清漣殘春掃餘花密葉未有蟬高臺畧四遠綠野浮芊眠午陰久未移幽景為我延使君固不凡況有嘉客先老大百念息爨餘豈遺烟了知塵外心本自無間然

與惇立夜話有懷石林復用前韻

有山不能歸坐愧三十年余嘗石林令幾三十年矣冠服豈不榮狙猨强包纏惟餘緇衣心未敢忘賢賢他日得吾子匣藏駭龍泉衰頽為興起此腸寧非天單于玩兵久亦悟終好旋叩關復請吏企頸志頗虔休兵固有竒撫事猶涕漣投懷幸傾瀉知子非寒蟬十日對榻語夜𥨊了無眠賈生侍宣室趣席方招延願上治安策何者今當先我行返故廬趺坐看爐烟功名會及時佇子論燕然

用前韻送惇立

畏作親友別况復非中年身如三眠蠶已老黹自纏蝎来守江闗從事寗獨賢經年兩大入爟火通甘泉石林豈壺中亦自有一天采薇敢言勤誰與歌勞旋上書苦哀祈傾寫志已虔坐懷北山巖未見西溪漣人言搏風鵬不及翳葉蟬共挽攜手客可忘曲肱眠首鼠信秃翁胡為尚遷延子来幸暖熱愧我一飯先清詩似鳴玉想見藍田煙索去何乃遽臨分重依然

為山亭晚卧

瘦石聊我伴遥山更爾瞻泉聲分寂歷草色借𦶜纖玉粒時能飽霜毛日更添平生疎懶意況與病同兼

次韻方仁聲惠文編

他年落筆坐生風下舍諸郎敢長雄操縵不能陪衆手斲輪終自付良工鏡湖漫憶歸狂客漢上誰從過德公會向南溪尋舊約别開小徑共相通

戲方仁聲四絶句

戲弄扁舟泊宅村𨚫尋三徑𥿄茅墩雲邊此意真誰解

賸作新詩與細論

水檻新開似浣花傍溪須更作浮槎秖應屢費王弘酒

時要清樽對落霞

不惜囊錢信手空荒田𨚫擬望年豐天公可是憐風月

判遣詩人一例窮

盧橘楊梅已及時我歸先自在前期平生不作宣明面

浪愧将軍建鼓旗

仁聲舊居城東泊宅村張志和常所游也令
徙西溪作雲茅庵因東崗為小亭號茅墩欲
傍溪開水檻久無資會郡守有饋之酒五十
壺不敢飲亟易之乃克成有田數十畆常苦
下潦余居石林與雲茅南北正相望故四章
皆及之云

次韻馬參謀蔣山開堂飯素

邂逅聊憑法供真兹山誰謂我非隣相追更喜同枝策

得意遥知了斲輪幽事要須塵外侶好詩仍惜鏡中人

歸来袖裏傳新句驚敌巖花作小春

諸幕府見和復答二首

一勺清甘寄悟真八功德水在定林寺 覺城東路更相址宋舊名悟真寺

鄰臺傾刼火無遺燼寺經兵火盡焚 地轉奔風有伏輪但遣籃輿從太守深知幕府盡詩人登臨莫忘千秋意不必山陰記暮春

欲眠遣客笑吾真愛酒空牀羡汝鄰歸計已甘從短帽

倦塗何止畏奔輪高車不用三千客淨社須期十八人倘許一樽仍破戒黄柑催釀洞庭春是日客會者二十餘人以齋集不置酒

次韻馬參謀新作山亭

家山千仞聳亭亭夢繞苕溪十里青苦厭簿書迷老景坐懷丘壑寄頽齡稚川可復尋勾漏靈運能忘過始寧疊石且從開小徑苦寒仍喜報餘馨天工未擬藏遺巧物態何曾有遁形散策便思穿窈窕沉鉤真欲釣清泠

已看袖裏攜東海端向籬中得畫屏半世生涯皆福地不妨歸更侍祠庭余前後領崇福明道洞霄宫祠九任二十一年時方又上章乞歸

方參議用前韻記嘗過余石林次韻答之

不復襄陽寫孟亭草齋人道是丹青那知客自從文舉但怪山能養伯齡世味無多真潦倒歸心欲寄每丁寧遥聞徑竹添新影更想巖花作遠馨夜鶴未應真怨别江鷗須信久忘形地偏故逐淵明遠風好常隨禦寇泠癡坐正憐塵滿案醉眠終倚石為屏瀛洲學士煩追賦

尚記滄波接洞庭卞山後即太湖正與洞庭東西兩山相望

徽宗皇帝挽歌詞五首

制作三王舊憂勤一紀餘豈惟成禮樂真欲混車書黼扆猶丹陛飈輪忽紫虛帝鄉歸路穩無復顧樓居

帝業承瓜瓞天倫映棣華千年垂接統四海自為家畢郢終何恨蒼梧陟已賒廟壖驚指顧行路泣悲笳

脫屣初無戀遺弓故不忘金盤徒自聳玉椀且深藏付託歸真主經營有舊章栢城森渭水空愧寢中郎

卜宅軒臺近因山禹穴深綴衣鷩在匣黄屋本無心海闊青雲隔天高白日沉秋風無馬跡惆悵屬車音

浴殿陪書詔甘泉忝侍臣虚傳遊帝所不復從時廵劾死終何日餘生漫此身攀髯知已矣揮涕灑江濵

哭趙叔問

劉氏磐石宗略分天下半斯文獨更生落落分族冠探書到千古極意在理亂故宜蕭長倩憂國共長筭我懐崇蘭君多學真一貫束髮踵癯儒長齋媚空案胸中行

秘書領略能黙斷埋光久不暴玉石終自判中年立周行杞梓見脩榦雍容視出處未可亟招喚坐令護都水不特美先漢荷囊侍丹扆正訝歸稍緩何為棄天閑一往謝羈絆黄壚閉白玉萬事風雨散訃来為失聲涕落傷老伴孰知錦囊心無復銀鉤腕柯山渺何許日月忽已换平生渾金質反覆要熟看至寶琢寒泓誰能撫遺玩尚有千字碑臨風寄長歎叔問三衢新居號崇蘭館字畫尤妙蓄硯甚富皆奇程致道作銘敘其事甚詳

銘

賜硯銘

紹興巳未六月臣某待罪建康之明年皇帝以所藏御硯賜臣某謹再拜稽首而為之銘曰

咸池之淵奎鉤所直發為天章號令攸出惟泰山雲膚寸萬方帝澤之儲而臣之藏

新坑端石硯銘

望之盎然不耀其光即之璀然不暴其剛下巖之澤竭取之其陽是為雲者礽耶尤以見其祖之良

李師藺硯銘

靡之勿刓挹之勿槁毋慢其藏不貪之寶

晁激仲琴硯銘

鳴不為球拱不為璧有軫匪經寓此盈尺孰謂大者訖藏無聲勉子筆端發其鏗轟

二井銘

紹興壬戌六月甲子建康府新作二井於州

治前銘曰

予者不窮取者不爭用惠我民以安其生毋瀆其煩毋

厭其多我民資之視彼濤波

右左銘

吏之勤民如井日劬民之從吏如井日趨惟吏與民毋

或自戾溆則甃之以閱百世

右右銘

似庵銘

草堂東北隅有地四丈結茅為小庵時方求歸未遂或曰甚有似乎吾廬也乃名之似庵而為之銘曰

惟大匪肖其似者誰曰似似之非我敢期穹然覆盂甚狹而廣請視吾廬為一為兩

贊

東山圖贊

龍眠李伯時畫許玄度王逸少謝安石支道林四人像作東山圖玄度超然萬物之表見于眉睫逸少藏手袖間徐行若有所覩安石㞕腴秀澤著屐反首與道林語道林羸然出其後引手如相酬酢皆得其意於俯仰走趨之間筆墨簡遠妙絶一時無住道人少規模伯時為余臨寫真贋殆不可辨更數十歲安知天下不有兩伯時因各為之賛曰

揚眉軒然意軼萬里亦將焉往而竟斯止曰遠游者以是為游疾走息陰彼將安休

右許玄度

翰墨之娛以寫萬變不償一娏笑戢山扇袖手縱觀我行故遲豈以懐祖樂此逶迤

右王逸少

韞玉于山燋然不枯我觀此容非山澤儒却顧何為東山之陟如何淮淝乃折此屐

右謝安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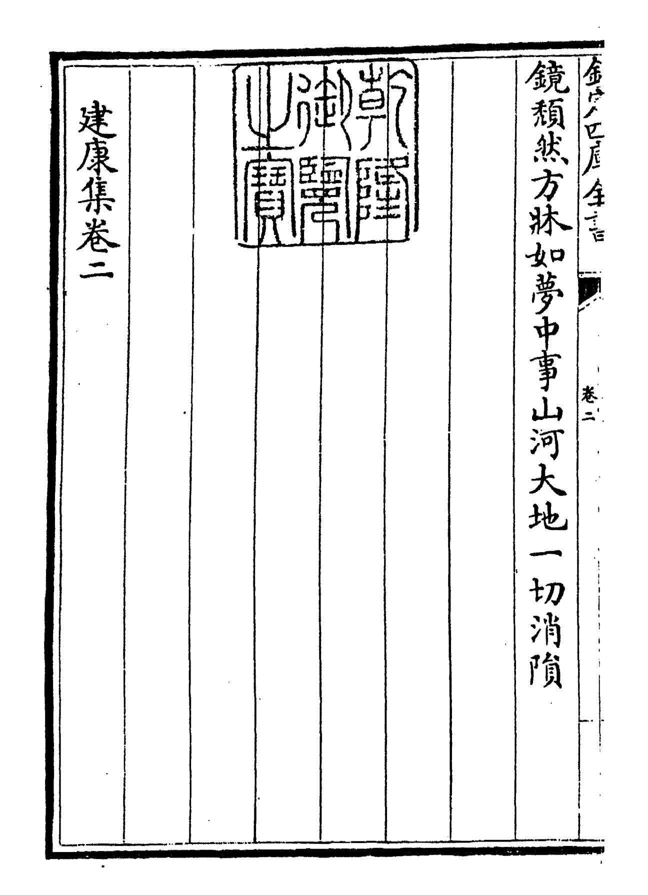
一世所傾顛倒軒裳是身何依獨委支郎從容三人亦躡其後人誰無言聊一舉手

右支道林

法眼禪師真贊

八萬四千大悲寶目問此多目孰為正觀惟阿那律無目而視問此真目畢竟安在是法眼者猶為金屑有法無眼有眼無法稽首道師五蘊皆寂悲觀慈觀等大圓

鏡頽然方牀如夢中事山河大地一切消隕



建康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建康集卷三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李傳燮

建康集卷三

宋 葉夢得 撰

書後

書髙居實集後

元祐末余與居實同舉進士試春官數往来舅氏晁無咎家時張文潛為右史二公一時後進所推尊每得居實文皆擊節稱賞不已居實試別頭文潛適主文居實果擢第一胡右丞完夫見其所賦主聖臣直聲言于衆

曰此豈賦耶殆有韻陸宣公奏議爾時國論頗厭文弊初復唐宏辭科居實首中選復為第一於是名稱日聞已而坐上書排黨論久不得調卒邑邑不得志以死余後不復見居實然間有出其所為詩文者每見每奇始天下名文章稱无咎文潛曰晁張無咎雄健峻拔筆力欲挽千鈞文潛容衍靖深獨居實之文氣和而思遠言約而理暢超然常出事物之外而覩者每有餘味故人以為似文潛紹興己未余守建康居實之子紹持其遺

文一編相示兵火散亡之餘所存葢十一覽之太息追數往游俯仰如前日事居實之志既不得伸於生以著後世者惟其文字又不幸不得盡傳于後為可哀已乃書其後歸之且以嘉紹之能不墜其業也

書明皇吹簫圖後

此周昉畫家舊有南唐摹本筆蹟如屈髮今亡之矣其傍有海棠一枝寧王坐其左執板者黄幡綽也此本出梁仲謨家僅存其五六爾明皇末年暇以自適但如畫

中亦安得有馬嵬事耶紹興庚申二月十二日久陰初晴為山亭與何彦發同觀

書鄒氏志完曾祖陰德詩後

其初任為丹徒尉獲拜忠公齒尚少辱引與論當世事及立朝行已大方諄諄累數百言如訓子弟至今不敢墜也今觀此詩知公之節有自来矣而復能推其所得以與人不獨私其身君子之愛人有若是乎人惟不知陰德故以善為不足為而不為以不善為可為而無不

為是欺天也陳平自謂多陰謀後世即廢至曾孫何果失國後力營之終不復得而于公以决獄之故責報于定國如執左契取寓物天人之間此特其小者耳忠公碩大光顯既已有驗於前而位不配德臧孫達方將有後於魯此書不但鄒氏傳寶其家頓與天下强為善者共之也

書傷寒治要後

王仲弓人物高勝雖貴公子超然不犯世故居官數自

免博學多聞尤長於醫及與前世婁昌言常顗士來道方諸人游甞云疾之傷寒所在無歲不罹其患然治法有證傳于經絡効于日數者不可差以毫釐張仲景書在世如法家有刑統茍用之皆當可使天下無寃人而庸醫多不解其見于形候者亦不盡審是既不能用法又不能察情以故殺人不知其幾何因推仲景書作傷寒證治發明隱奥雜載前數人議論相與折衷又恐流俗不可徧曉復取其簡直明白人讀而可知者判為治

要曰茍能原疾之所從来而驗之以候按我書而用之雖不問醫十可得八九此仁人之用心也余嘗病東南醫尤不通仲景術乃為鏤版與衆共之使家藏此書人悟此術豈特無寃人而已調護之不失其宜服餌之不失其節雖使至於無刑可也賢者尚無忽

書陸探微獅子畫賛後

陸生板畫天下惟此本初留建康境中唐太和間李文饒鎮浙西徙至鎮江甘露寺余猶及見焉元符初甘露

火板亦隨燼常恨絶迹世不復見忽有得東坡所摹以獻會府治草堂成因傳寫為照壁屏之陰筆墨之妙雖不可追然尚可想其髣髴亦以存建康故事之一云

書方勺雲茅漫録後

仁聲余少時識之塲屋中博學多聞不専為舉子文詞尤刻意作詩客揚州師丞相蘇公子容厚禮之喜交當世名士遇其所合傾家資具饌歌呼飲酒窮日夜士亦以樂從之游家坐是貧仁聲不悔也既老結廬吴興西

溪之上因誦杜子美詩至何時一茅屋送老白雲邊欣然以為與其意會乃名其居曰雲茅庵平生詩文甚多皆隨手散去不復録獨取近歲所存藁次為雲茅漫録十卷余鎮建康仁聲年七十六矣間闗自吴興特来見余意氣尚不衰曰吾亦安用此尚使後来居是溪者知有吾姓名爾兵興以来四方游舊零落殆盡存者不過三四人仁聲又居同郡時時數往来其可無一言然仁聲自言嘗從方士得服氣煉形法其貌瘠而不枯風月

勝時好事者能數載酒往其為雲茅之儲固未已也乃書其後歸之

書唐李弼告後

右晉州刺史李弼告紙書字細如蠅頭皆已漫滅其僅可辨者如此余見唐告多矣未有以紙書者闕

序

程致道集序

余罷領宮祠居吳下致道亦以上書論政事與時異不得調寓家于吳始相遇則其學問風節卓然有不獨見于其文者即為移書當路論以言求士孰不幸因此自表見其趣各不同若槩論其過一斥不復錄天下士幾何可以盡棄之乎併上其文數十篇宰相見而嘆曰令之韓退之也亟名見政事堂會有間之者復得閒秩然宰相知之未已也宣和初復名入館稍遷為郎議者翕然始恨得之晚自是二十年間卒登侍從為天子掌制命

文章擅一時葢嘗論當孔子時固已患直道為難行而毀譽之不可信然人之有善君子未嘗不樂道其得譽常多至居下流天下之惡必歸焉其毀之者必衆則直道雖不可盡行于天下而天下終不能廢直道方致道齟齬於初一夫揺之不能自立及其久也雖非其素所厚善亦莫敢不謂然其善之效歟今觀其文精確深遠議論皆本仁義而經緯錯綜之際則左丘明班孟堅之用意也至于詩章兼得唐中葉以前名士衆體晚而在

朝雖不久遇所建明尤偉蓋其為人剛介自信擇於理
者明所行寧失之隘不肯少貶以從物是以善類皆相
與推先惟恐失雖有不樂之者亦不敢秋毫加病信乎
直道之不可終屈也嘗衰次平生所為文欲屬余為序
會兵興不果後遇火焚棄殆盡稍復訪集尚得十四五
而益以近所著為四十卷夫天既以是假致道矣乃不
使盡暴其所長病痺杜門里中且十年豈在人者猶可
以力致而天反不能相之與不可知也紹興十年詔重

修哲宗史復起致道領其事力辭疾不拜而以其前欲
屬余者請之堅甚致道之文固不待余言而後著也然先
衆人而知之深者莫若余乃為論其本末歸之致道名
俱令為左朝請大夫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云

建康集卷三

建康集卷四

宋 葉夢得 撰

記

紬書閣記

孔子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古之君子未甞一日不學也故傳記告高宗亦曰念終始典于學而譬學于殖不殖將落者原伯魯之所憂也建康承平時號文物都會紹興初為守官大兵之後屯戍連營城郭鬱為榛

莽無復儒衣冠蓋嘗求周易無從得於是凜然懼俎豆之將墜勉營理學校延集諸生得軍賦餘緡六百萬以授學官使刊六經後七年余復領留鑰市廛五方雜居生聚之盛雖非前日比然詢漢唐諸史尚未也顧余老且荒廢亦安所事簡策念漢初去孔子時尚未逺一更秦亂而書亡五十一篇詩亡六篇周禮冬官盡亡經且如是而況其他屋壁之藏幸得保有餘其至于今尚存者學士大夫相與扶持傳習之效也今四方取向所亡

散書稍稍鏤板漸多好事者宜當分廣其藏以備萬一
公厨適有羡錢二百萬不敢他費乃用徧售經史諸書
凡得若干卷廳事西北隅有隙地三丈有奇作別室上
為重屋以遠卑濕為之藏而著其籍於有司退食之暇
素習未忘或時以展誦因取太史公金匱石室之意名
之曰紬書閣而列其藏之目於左右後有同志日增月
益之愈久當愈多亦足風示吾儕使知仕不可不勉于
學干戈將息而文治興有民人社稷者亦皆思讀書無

重得罪於吾先君子之言云

府學記

先王以武定天下必以文終之江漢宣王南征之詩也其言甲兵車馬之盛備矣至於末乃曰矢其文徳洽此四國治道豈不有本末乎衛靈公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子豈以軍旅為不足學哉以為知所以為俎豆則軍旅無不可為雖曰我戰則克可也漢髙帝悉定楚地獨魯不下引天下兵欲

屠之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絃歌之音不絶遂不敢加
而待其服大道之行固有不期然而然者孰謂魯諸儒
而能折高帝推而上之舜舞干羽而有苗格謂之誕敷
文德無足怪者盖禮義之在人心莫不皆有茍未至于
絶滅不幸喪失雖至于犯上作亂徐返其本亦必悔而
知變善為治者可待之以變而得所向不可期之以絶
滅而終不返則文德其可一日廢于天下乎學校固禮
義之所從出而斯文之所先也建康領江左八州之地

于東南為大都會異時文獻甲于他方舊有學在州之巽隅更罹兵火城郭鞠為丘墟獨學宮巋然僅存頹垣敗壁毀壓相藉生徒弇散博士倚席不講紹興二年朞始以安撫大使分鎮方時自淮以北裂為盜區蜂屯豕突鼙鼓相聞蓋欲葺而未暇後七年大駕還錢塘詔以建康為留都蒙恩復畀居守視事之明年輯寧荒殘流亡稍復民益安業於是喟然曰可以有事於學矣乃命其屬因舊址盡徹而新之起己未孟冬訖庚申仲春凡

五月為屋百二十有五間闢其南向以面秦淮增斥講肄列置齋廬髙明爽塏固有加于前不侈不陋下及庖湢罔不畢具既又作小學于大門之東復命有司諏典禮簿正祭器作新冕黼皆中程式覈其田之在屬邑募民耕者千九百十五畝歲入其賦為米若荳與麥五百四十斛有奇坊之得自酤者三區歲入其課為錢百八十萬有奇地之占府城得佃而居者八十有五所歲入其租為錢六百七十五萬有奇各為圖籍以時輸之凡

廩給之費無有欺匿乃以上辛釋奠于先聖前期率郡執事齋于兩序蓋諸生無不從視滌省牲惟謹昧旦夙興籩豆在列肴酒靜嘉幣篚潔嚴吏告時至以次就位具笏垂紳珮玉鏗鏘降登伏興卒事無違禮成受釐嚌爵于阼觀者數百人皆駭其所未見無不太息感動退而揖所與祭者而告曰嗚呼子衿之作鄭人之所恥也是不知在鄭何公然傳載然明欲毀鄉校子產不可則當子產時鄉校蓋復存是鄭之學未甞終廢有子產則

能興之焉四方用兵踰十年學校之列于郡國者其亡與存我不敢知惟天子以仁義勤儉治天下克復大業願與中外休息還之承平者葢終食不忘也上帝監觀亦能歸我河南之地兵革漸息惟周宣王之德於兹將興吾邦號陪都視定鼎郟鄏實為宗周是亦風化之首其復有學自今始肉食者其可不推子産之為鄭以求先聖眷眷俎豆之意相與先後輔成吾君之志布衣韋帶亦必有宏達英偉之士拔于草萊接踵繼起由此而

出以共濟一世者子大夫尚勉之皆曰唯遂為記刻之石後來者其有攷焉

建康掩骼記

建康承平時民之籍于坊郭以口計者十七萬有奇流寓商販游手往来不絶建炎已酉冬敵既大入十一月壬戌南渡自溧水徑趣浙留其偽太師張真奴分兵五百薄建康宰相杜充率麾下北去知府事陳邦光以城降敵由是未盡肆其虐别築城于西南隅以居取城中

器械子女金帛儲之禁吾民毋得出州城明年夏回自浙東五月復至建康與所留兵合丙午入城始料其強壯與官吏以兵圍守於州之正覺寺散取老弱之遺者悉殺之縱火大掠越三日府署民廬皆盡乃擁衆去凡驅而與俱者十之五逃而免者十之一死于鋒鏑敲㮟者蓋十之四城中頭顱手足相枕藉血流通道傷殘宛轉于煨燼之間猶有數日而後絶者官軍繼收復又一年烏鳶所殘風雨所蝕阡陌溝渠暴骨皆充斥行者更

踐蹙居者雜卧起與瓦礫荆莽相半也紹興辛亥天子在會稽秋大饗明堂詔凡敵所破州縣暴骨之未瘞者官為募為僧若道者收瘞累數至二百則得度於是州之寺五得其肆業精勤者二十人益以貧民之餓者食而佐之度城四隅高原隙地各為穴以待藏出羡穀二百斛錢三百萬以給費為籍日校其所獲以時檢察之人欣然將樂效力閱十九日得全體四千六百八十有七斷折殘毁不可計以全者又七八萬以次入于穴而

城中之骸畧盡十二月甲子遂瘞民之厄於兵革載籍以來未之有也惟天子仁聖將為斯民請命于上帝而不得則猶欲及其既腐之餘昔文王葬枯骨而天下歸心其葬未必廣也推其所葬以及其所不葬而天下知其可以王矣秦穆公越國而伐人及其敗也能封其尸君子猶許以霸天生斯民必使之生養蕃息以厚其終禍福與奪實將聽之其曰得乎丘民可以為天子殺一不辜雖得天下不為者名之曰好生之德然則自敵薦

食中國奪天之所厚而殘之盖不為量數而吾天子方
推其所以好生者一一而収之于後天固享之矣今此
億兆無辜之寃則亦必有聞者敵之亡其無日乎凡穴
深廣皆二丈以其四之三藏骨其一實以土其上封皆
高一丈在西門清凉寺之南茶山之下者二北門張王
廟之西北麟虵山之下者二南門官道之西越臺之下
者二東門官道之北齊安寺之西者二合八塚督役者
兵馬鈐轄拱衛大夫寧州防禦使張禧都廵檢武翼郎

王利檢察者安撫大使司准備差遣奉議郎安自求廸功郎沈正路工畢以狀上尚書明年二月禮部給牒而度者華藏寺五人能仁寺五人保寧寺五人清凉寺三人壽寧寺二人

建康府保寧寺輪藏記

維摩氏極天下之辨而反之于默其為法名之曰不二夫不二即一矣不言其一而言不二豈以一猶為有在者歟道未始有二也既以有物不得不裂為二彼自為

二而吾强欲一之必有廢其一以成其二者非道之全也要有非一而不二者存焉爾何特維摩氏為然孔子曰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空空云者豈有物實之者哉然有意其墮於一也則叩之以兩端葢維摩氏所謂不二法叩之兩端而知其所解則以吾之所知證彼之所知可一舉而盡矣之人也謂之鄙夫則可謂之君子則不可佛以無所言而為一切衆生無所不言以為有言不言是顛倒見以為無言不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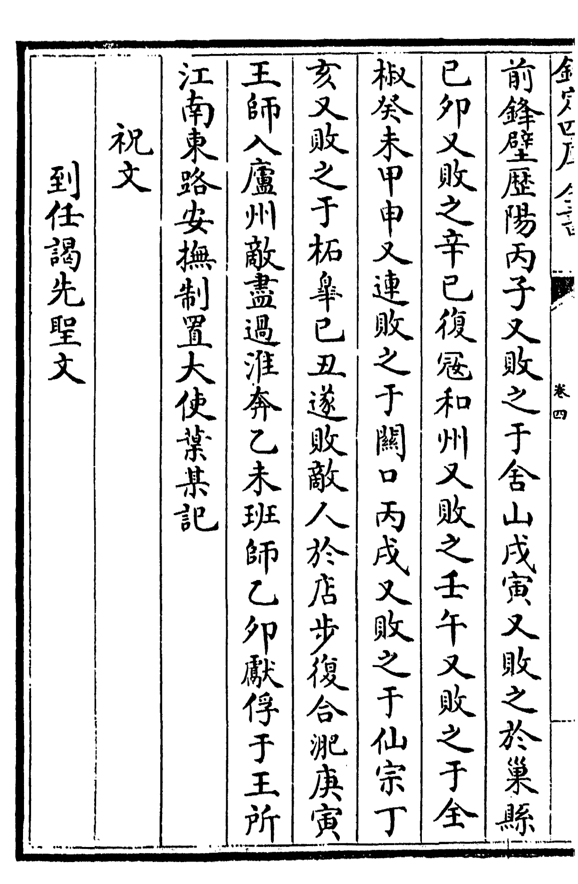
是斷滅見孰能辨其非一而不二者乎自漢永平為佛者始持其書入中國由晉宋歷唐至于今不絶梵語華言更相發明傳其學者又從而申衍之其說遂充滿天下輯而藏之皆設為峻宇高甍雕刻彩繪備衆寶以為飾竭衆巧以為工苟可莊嚴者無不至梁普通復有異人為之轉輪以運之其致意深矣吾少時見四方為轉輪藏者無幾比年以來所至大都邑下至窮山深谷號為蘭若十而六七吹蠡伐鼓音聲相聞襁負金帛踵躡

戶外可謂甚盛然未必皆達其言尊其教也施者假之以邀福造者因之以求利浸浸日遠其本建康府保寧寺當承平時于江左為名刹更兵火久廢令長老懐祖守其故址於煨燼之餘十有四年堂殿門廡追復其舊而一新之最後作轉輪藏余鎮建康時見其始經營後四年余歸石林祖以書來告曰藏成矣幸得記其本末祖蓋以正法眼傳其心其為人潔而通靖深而敏非徒以有為作佛事者也乃為推其師之言合諸儒之說正

佛之所以言以曉世俗之弊祖當益以是振之夫方無所言則維摩氏之默如大阿難等得道受記諸大弟子皆不任問病及其無所不言則雖觀世音亦從聞所聞而入爾乃寺之興廢係其時人之施舍係其力有不必記故不書

書為山亭石上

紹興辛酉正月金人以衆二十萬入寇壬戌渡淮據合淝二月辛未淮西宣撫使軍出征癸酉渡江是夕敗敵



前鋒壁歷陽丙子又敗之于含山戊寅又敗之於巢縣己夘又敗之辛巳復寇和州又敗之壬午又敗之于全椒癸未甲申又連敗之于闗口丙戌又敗之于仙宗丁亥又敗之于柘皋己丑遂敗敵人於店步復合淝庚寅王師入廬州敵盡過淮奔乙未班師乙夘獻俘于王所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葉某記

祝文

到任謁先聖文

某聞鄉飲之禮雖不足解平城之圍而魯人絃歌之聲或可以却秦盜文德之修久矣某學無所成干戈之際再臨舊治潔齋欵謁有愧平生惟俎豆在列延見諸生追求在泮獻馘之意使無子衿城闕之嘆猶不敢不勉惟先聖尚鑒臨之

到任謁諸廟文

某頃者待罪此邦初無以事神而和其民令去之七年上不以其不能詒俾復臨舊治而益之留鑰之重其有

愧于神多矣强敵未殄民之彫瘵尚多往者不及追来者未知免盖惕然未敢安惟隂隲一方用佑相其封守則神固有常德而某實預受其賜此猶竊恃以安朝夕者神尚顧之勿忘

祈雨寶公塔文

某入境問民疾苦皆曰自春雨澤僅足播種而未洽乃五月不雨至于今禾之将秀者葢病矣比連日雖霑油雲之潤而境内猶不徧及閔閔之憂在于旦暮歴旬不

繼則民必有受其害者用是惕然不敢安惟至人無心與法皆一遠邇何擇孰非慈哀願矜怵廹之情特施廣大之惠使民得益蘇于彫殘安輯之餘則某亦庶幾免咎于勉强涖事之始誠意殫盡此言必聞

祈晴寶公塔文

惟我邦人仰依法蔭廹窮赴愬凡有急而必歸艱厄更嘗蓋無求而不應令兹淫潦殆已彌旬苟朝暮之未回必高卑之皆病頋宏普濟俯鑒羣情萬億有藏亟被秋

陽之暴十干並耦終覲歲事之成庶俾豐穰益蘇彫瘵

祈晴諸廟文

去歲夏旱民力未蘇今春牛疫繼之南畝之艱亦已至矣而連月陰霖不已復將害於秋成方中原有釁王師在途調發屯戍無非出于民者歲或不稔公私皆病神豈重困之乎靈鑒不遠有禱必聞懇廹之言不待再三尚祈昭荅在此朝暮願同彫瘵均受神禧

謝晴寶公塔文

經春多雨懼有害于粢盛歸命控祈竊仰干於慈廕亟蒙昭格盡掃陰霾歲有麥禾稍愈疲民之望官藏囷廩更寬慢吏之憂大施無邊頌言莫罄

謝晴諸廟文

某待罪此邦歲月將再凜然念民事之艱未嘗終日敢忘比以陰沴失常預申虔請不踰旬浹卒荷鑒臨寒氣既藏陽光訖見農夫之慶已若有秋敢祗薦于菲誠尚有祈於終惠

祈雨諸廟文

眷茲江壖例若愆亢適惟敝邑雨澤以時布種既周秋成可望尚須霑霈以訖有收顧推濟物之慈更廣油雲之施仍均遠邇咸獲豐穰豈徒一邦獨受大賜尚祈孚鑒克諒菲誠

再祈雨諸廟文

古者謂吁嗟求雨為雩皆請于山川百源而春秋得雨書大雩皆在建午建未建申之月是知水旱豐凶雖天

有數茍精意以禱山川之靈亦必應之某待罪此邦無政及民干神之誅則已多矣重惟一方兵火之餘春夏以來雖辛穡事偶周而亢陽為災時澤不繼茍復困之盖有不勝憂者用是惕然卧不安席詢諸耆舊徧禜于境内神祇昔魯僖公有憂民之心春秋歷月不雨則書而文公之怠歷時纔一書豈惟不容于王法亦以見神厭其德而弗之福某之譴尤固無所逃若其區區未忘于民則尚惟聦明俯鑒朝暮之間賜以需渥無俾重為

民病乃罪罰當降于身則不敢辭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旱暵之憂慄慄危懼徧禜百神曾莫肯顧粤惟神龍呼吸雲霧是惟其職奔走往訴敢勤于行救此朝暮風馬在途若聞指呼一雨三日澗壑流注焦槁盡興如手親拊敢曰時澤實惟膏乳愧我不德孰逃神怒仰懷威靈自以民故奠斚拜賜尚弗我吐功成不言載肅徒御躬率邦人言餞于路鼓鐘喧轟旂纛翩舞神德在人既飽

既哺我獨何為永鏤肺腑

謝雨諸廟文

秋穀將登時雨不繼念驕陽之方亢恐失時和仰神聽之不遥輙傾誠請潔躬以俟浹日于兹凛然朝夕之憂彌切雲霓之望訖蒙霈澤惠以有年惟神念民固重矜其久困顧我不德亦仰被于深仁卮酒告誠廟貌如在永言思報不解愈恭

祈晴諸廟文

去歲夏旱害于秋成民窘艱食日延頸而望幸免溝壑者惟此一麥而已入春以来淫雨不止歲且三月懼不克濟則乏絶之憂僅在旦暮敢以肴酒請于百神冀憫彫殘稍回陰沴豈惟寛吏之責得以苟安亦以戴神之休其將無已

祈雨請寳公入城文

兵戈之後十室九空公私所須惟在南畝苟或罹于一歉即坐致于百艱幸兹春夏之交適獲雨晹之節疲氓

盡力布種稍周懼廹驕陽尚資時澤敢祈覺力重憫凋

殘特紓慫亢之憂賜以霑濡之惠遺秉滞穟豈惟足一

時婦子之求積廩高囷庶以償十年溝壑之患精誠所

叩妙應無方

謝雨送寶公還山文

歷月不雨徧禜百神卒歲之憂僅在十日輙以吁嗟之

請仰干慈濟之仁爰舉舊章載迎遺像翕然雲霧即見

于崇朝霈以甘膏不踰于旬浹神龍效職帝命不違救

焦槁于垂成整彫殘于既弊敢以往来之相竊窺妙智之功惟我邦人夙依慧䕃疾痛而呼父母有感必聞沉溺而援舟航無求不獲自今以始不敢懈慶尚念鄰邦猶多懇請法慈無礙豈此疆爾界之殊民意所須皆東作西成之望願均此施普及蒼生

祈晴寶公塔文

江干下濕水潦所鍾春雨過期麥苗將病重軫勤民之意敢忘先事之憂法施無方雖微不間民情所向有請

必開願除陰沴之災亟正時暘之氣庶安疫俗復享豐年

祈雪諸廟文

日已至矣二麥在田嗣歲之須時雪未降方嚴疆事民力尚艱懼迫常暘敢以預告願施霑渥以軫彫殘區區此心屢干神聽惟其終惠無替厥功

祈雨諸廟文

某待罪此邦行三年矣無政及民而神每相之雨暘以

時歲常有秋故當艱難之際彫瘵稍蘇公私兼濟者神之賜也今淮甸用師之後上方經理中原調度所須孰非出于民者旬月以來常暘為沴宿麥將刈穀種未播人以旱告是用惕然雖抱病不敢安于室起而有請徧禜山川百靈曰斯民之困久矣天既厭亂剪除妖孽克復王業適在今日然必先得年而後可濟其奔走從事相與祇承帝命豈惟羣有司之職神亦預有責焉尚此朝暮賜之餘澤使無失其西成之望神之為貺蓋有待

于他時者惟無替其常德

祈雨請寶公入城文

亢陽為孽必在春夏之交饑饉所憂常當師旅之後方淮壖之罷警適雨澤之不時麥苗之須朝夕是懼雖徧走羣望預竭吁嗟之求非歸依大雄孰協慈悲之應仰憑覺力洞鑒悃誠憫其卒歲之危患以崇朝之施少安彫瘵兼濟公私

謝雨送寶公還山文

時暘之病仰兹大悲膏雨之施遂周浹日未耜競起溝壑可逃雖宏濟之心無可言謝而廹窮之請有愧於中仰止靈山旋歸寶室傾城拜賜莫寫斯民之誠行道載歡已卜豐年之慶惟其昭事願竭此心

謝雨送洞府龍神文

比之亢陽往干時澤惠然肯臨為我心惻雲車始興百靈並趨浹日五雨無槁不蘇愧我非德何以拜賜有呼必聞則惟神志往餞于途旗纛有光我心孔懷曷日而

忘惟天與君靡民不育惟我與神皆民之牧顧廣此心各竭幽明俾歲如兹永慰民生

祈雨寶公塔文

頃廹春耕控祈未幾兹緣民病復敢有言念此疲氓方安舊業開口待哺惟兹耕耨之勤盡力撫循猶有溝壑之慮豈容仍歲不獲有秋已愆布種之期重軫曠瘝之責敢逃屢瀆曲冀垂慈法施無邊固未忘於終惠危誠易感尚有俟於崇朝

祈雨諸廟文

布種失時民以病告雨暘應節惟神是司敢以吁嗟之求而冒聰明之鑒誠意既廹在此旦暮之間靈貺俯臨不難揞顧之惠竭誠懇請指日為期

謝雨寶公塔文

民生孔艱自貽災沴法施無盡終荷憫慈今茲踰月之間屢切無年之懼卒需大賜頓釋羣情難名廣大之功惟切皈依之志

謝雨諸廟文

比廹農時亟以旱告亦既踰月將害粢盛卒蒙霶霈之祥盡消枯槁之患仰非明德孰恻危誠報德之心無物以稱有年之賜尚鑒不忘繼自斯令益虔祇事庶扶天造共保遺黎

祭文

徽宗皇帝祭文三首

天步初艱為中原而遠狩帝鄉不反傾率土以纏哀遡

閟靈御之還彌切遺弓之慕威容如在偉烈具存參帝王步驟之餘皆期力致接天地混茫之化獨以心成俄興無妄之災莫測蓋高之意雖神遊八極固無爾界之殊而夢錫九齡終屈羣生之望臣頃持從槖嘗通垂旒永懷未報之恩攀髯已遠徒抱無窮之戀隕涕何追

留守司

應期撫運悼歷數之有終紹業承休仰威靈之如在神遊不返仗衛未還爰追在宥之初實際承平之運典章

文物粲方册以具存東西朔南蕇海隅而咸服豈期禍

變横起遐陬撫恒嶽以北廵既窮朔易越函關而西度

寕閒流沙俄成脫屣之遊莫極垂衣之化臣抅縻郡紱

阻造靈輴泣血書辭固難名于大造銘心戴德徒自結

于孤忠

建康府

神凝帝所軌測真游澤在人心難忘孺慕望鑾輿之来

復追玉几之始憑力圖斯民寕憚戎車之駕歸格藝祖

莫聞清蹕之音痛裂五情哀纒九土載念憂勤之蹟尤高繼述之功周歴更傳方頼延洪之緒尭仁廣被尚懐過客之恩臣拘守封圻阻趨仗衛攬涕蒼梧之野陳迹空存馳心汾水之陽餘生永已

祭謝侍郎文

仕以學優業以志勤我行四方所居必羣克踐斯言夫誰易君如耕磽田既菑既芸剪其蒿根待以雨零及夫既登靡實不蕢如營大厦樸斵斧斤取材鳩工自桷及

棼逮夫成落丹艧惟文念初相從不寐載欣豈曰邂逅婚姻之云君亦謂我皁白太分肯獨我知掇彼澗芹一紀于茲世方糾紛顧瞻茫茫邈其無垠孰極孰援蕩其祲氛孰闢孰除奮其矛矠中夜起歎卧不及昕謂自折衝豈惟三軍文武天子允集大勳擢君不次發其清芬豈弟之政人飽其饋溫厚之誠士沐其醺胡不少留遽殞江濆春訃失聲心焉如焚五尺之旌三尺之墳已乎遂茲往者如雲豈無善類孰爲猶薰嗟我老矣童頭駑

筋念昔許我並鄰桑枌令幾何時倏閱朝曛君不可還徒懷萬慕古今同然逝波沄沄尚有此辭君乎猶聞

祭韓運使文

忠憲之德博厚温恭左右仁祖既有顯庸是生康公至于莊敏宜其孫曾百世不泯侃侃大夫莊敏之孫盎然慈和克紹其門宣和丁亥從我許下二十二年如閱晝夜持節西來再見江瀕從遊彫零存者幾人謂當周旋握手未幾一病莫留遽告不起君晚聞道湛然虛明臨

訣告我曠無遺情夢幻去来君亦何有我獨悲傷哀此
朋舊殮以時服祭以家蔬君像在堂甚瘠而癯味君之
言僾髣晨夕殞涕陳辭尚君来食

祭周大夫文

文安手足同産五人其四先亡非君孰親石林藏山同
一雲濵百里而近實相為鄰我雖老矣来往莫頻話言
相聞意則甚真君晚自言得妙谷神挾不死藥可閲大
椿云何不淑遽蜕𦋺塵幻化固然孔懷婚姻四十三年

如越瞑晨中閒憂樂曷可具陳凌雲超然一笑天鈞揆君之知寧計此身我獨何為淚落霑巾緘辭寓哀百念酸辛

祭淨山主文

我葬先君于卞之麓遂將終焉因以卜築惟時導師凜若冰玉惠然我從實慰幽獨兩居既成左松右竹溈山水牯各自放牧浩歌相逢不唱無續俯仰三紀倏如轉轂今者何為棄我不復愧生滅想未免凡俗無縫之塔

照映巖谷是第一祖開山老宿子孫無忘尚見遺躅欲知其勤視此喬木

顯祖贈太師惠國公焚黄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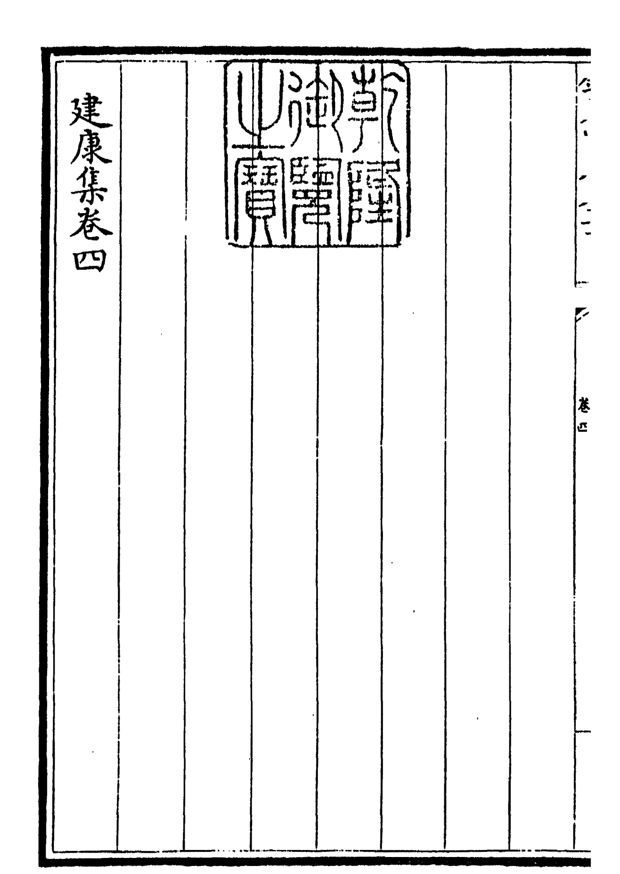
某待罪建康之二年上不以為無能過録其勞進職資政殿大學士禮得通贈二代是歲大享明堂賜我顯祖爵而誥之曰爾祖實浮於名莫克究厥緼惟爾慈孫嘗登撥路用肇開國于惠以蔭芘于嗣人某隕越感泣懼無以承天子休德而私竊自幸我顯祖之遺烈餘懿實

獲暴耀九泉屬以再留闔寄不獲躬致奠謁夙夕不敢
寧謹遣曾孫男右宣義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
司書寫機宜文字模奉告歸省虔薦于墓道尚惟明靈
鑒格某不勝悽愴慘噎之至

顯考贈太保焚黄文

某不孝弗獲盡養于我顯考使之耄期百年終身之憂
未嘗一日而忘尚惟天子仁聖時得追貴九泉潛德懿
行猶以表見後世頃初預聞政事驟越常典進位少師

後凡四當大禮有司限止法仍守舊秩去歲秋明堂禮成以其忝資政殿大學士于是始開公爵有太保之命幽顯存殁其寵綏之亦已至矣而某終無以奉承先訓仰圖報塞徒感悼震越不遑寧處復蒙誤恩再守留鑰不能即歸省謹遣孫男右宣義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司書寫機宜文字模躬造墓下明靈不昧尚克鑒臨其引領東望涕淚悽愴不知所言



建康集卷四